

石樓縣志卷之七



藝文第四

祭城隍文丁未九月上佳日

袁學謨

惟

神正直司陰扶陽聰明昭察洞鑒非常恩沛黎庶顯  
佑一方默相善類誅彼猖狂振興學校文運丕昌  
保我赤子滋植農桑殄厥旱澇調劑雨暘優渥霑  
足黍稷穰穰民不夭札眉壽稱觴物鮮疵癘百族  
發祥盜賊屏迹民鮮無良獄訟衰息囹圄卒荒蝗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祭文

一

不入境虎北渡江時和歲稔神其降康

謨膺

特簡來宰是邦怵惕惟厲中心是藏撫摩教育克膺主  
張倘或改節身弗康強違心逆理厥後其殃偏聽  
任奸毫髮謹防士民淑慝旌別顯揚幽蔽曖昧伏  
祈表彰陰陽同鑑日月增光潛驅默導流澤孔長  
神之聽之明德馨香肅將庶饗神其來饗石樓發  
跡福祿無疆謹

告

牒城隍拯瘴救疫文

庚戌

袁學謨

竊惟天地之大德曰生皇極之首福惟壽是天地以資生萬民而萬民以滋生

朝廷戶口民托天以生天以民爲重民者君之所天也民之爲用大矣哉自古治民則必事神神徯民不尊民非神弗佑則知神與民相關最切故巍峩廟貌象服體宜春秋禮祀罔敢失禮爲神能禦災也能捍患也能降福而保我民也念茲石邑明季李賊傷殘繼遭大荒逃竄稱三晉之最即使子姓繁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祭文

二

衍尚不免三丁之兼併一值編審其情形更有不堪言者蓋神聰明正直聞見豈不周悉

譏

蒞任三

載雖無善政宜民然體天地好生之德未嘗一日去諸懷也胡昊天不吊下民其咨當此孟冬疾疹大作疫氣流行殄折之嬰孩不保於目前伏枕之少壯垂危於旦夕良可傷也或余有刑罰之未當歟虐政之未除歟寬抑之未伸歟抑或教育之未加歟殘疾之未恤孤貧之未賑歟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與民何與焉凡有司有罪無及小民小民有

罪責在我躬寧忍坐視赤子之無辜病入膏肓而  
莫知拯救耶夫愚夫愚婦其生養子女顧之復之  
捉携捧負疾痛疴瘵愛恤靡所不至一遭殞殤愴  
地呼天傷心慘目曷其有極無乃司瘟司痘者竟  
漠然於斯耶恭逢

聖天子重恤民命教養賑施雖一夫失所尚厯

宸衷奚忍石民被厄若是之甚耶慚余無救病扶危之  
善策且少回天轉日之奇功幸

尊神顯佑大彰不致魑魅爲祟潛驅默逐百病皆除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祭文

三

且上帝命神與

朝廷命官雖有陰陽之分而職無彼此之別以共育此  
民也倘不能承命惠民則神與官均難辭其咎謹  
擇吉日盥手焚香齋心虔告伏願

尊神推心見誠卽以有司之請爲請速達

上帝默佑吾民或穀藥卽愈或勿藥有喜俾早捧紅  
雲之五色散河陽一縣之花借丹火之九還結金  
谷滿園之果毋令玉樹長埋青蠅欲泣不減

聖朝之戶口共體天地之生成則

神顯其靈民獲其福官亦蒙其庥矣謨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須至牒呈者

雍正八年十月望日

祭風文

袁學謨

竊惟民爲國本食乃民天昔者堯警其谷湯思自責在

聖天子不廢勤民之職豈下吏敢忘講命之忱茲當仲夏久亢驕陽風災不息紅塵增赤日之威兆姓何辜頽尾絕清流之望已種者旣憂其垂斃未粒者尙委之平蕪非我民之厄運不除或官身之措施未善反躬自省業懷閉閣之慚率衆誠求必蒙

神明之鑒願佈薰風而解愠頓止颼颼永停石尤以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祭文

五

沛霖頻施霍毒幸賴感孚之有素咸欣呼籲之必靈敢

告

竊惟修德格

天固官箴之首務禦災捍患實

神力之溥將石邑暮春已罄山川塗壁亢暘初夏又  
悲原隰焦焚夜夜狂飈嘆禾苗之吹折朝朝烈日  
苦穀麥之凋殘卽有時霧靄空山不覺越層巒而  
竟去縱偶爾雲生遠岫無何映半夕而漸消如斯  
雨澤之愆期或係有司之失德但謨一行作吏百  
計焦勞三載琴堂蕭蕭白髮半生心血點點青衫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祭文

六

伏懇

帝澤旁敷豈忍終風暴戾猶祈

天心仁愛速賜早沛甘霖謨在石一官齋惕此身此

際欲起蒼黎惟

神萬國蒙休連夕連朝弘開生路是必屯雲屈水端  
賴巽霧金山壑拂雙流風回千嶂出田疇於焦灼  
沃枯朽以醍醐雖

帝闡難達終朝痛哭以陳情若謨謹當誅不惜捐糜  
以塞責興言及此哽悼彌深伏願

祈雨表 戊申

袁學談

伏以

帝德好生萬井嘉禾滋雨澤

天心愛物千岐瑞麥藉甘霖

九天之雲下垂群望雷鳴電掣十日之期立沛共瞻

歲稔年豐朱鬣浮波雷聲忽送千山雨神龍躍

澤雲氣頻蒸萬斛珠愚誠格天懽聲動地 臣等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民非五穀不生

穀非時雨不茂神農作耒耜象取諸益后稷教

石樓縣志

卷之七

表文

一

稼穡德配彼天勤東作而後西成堯曰曆象日

月星辰欽若和三事必先六府舜惟水火金木

土穀是修上天雨金咸頌祇台之德桑林剪髮

共推自誓之文甲子濟孟津雨潤而甲兵皆洗

夷陵鞭陰石雨作而草木胥仁瞻仰昊天俾滂

沱者必月離於畢粵稽洪範時雨若者惟貌徵

其恭星言稅駕於桑田詩咏衛侯靈雨之慶亢

旱貽憂於鳧繹經傳魯僖喜雨之書甘澍頻敷

漢文免天下田租之半密雲不雨周王撤宮中

御樂之三自古聖帝明王時有和風甘雨備而  
澤不降必請命於天而祈禱時勤則省愆於已  
甲乙不雨則舞青龍丙丁不雨則舞赤龍龍行  
致雨無待蟻穴之封西方不雨則祈白帝北方  
不雨則祈黑帝帝感降雨何須鳩婦之逐真卿  
理冤獄而御史雨炳耀汗青應辰愛民生而狀  
元雨傳頌後裔隨車致雨知淮陰太守之賢積  
薪禱雨卜西京縣令之義養龍以賣雨龍長十  
丈須臾霑足古推西域方士之奇滴馬以求雨  
之爲災仰祈天地神祇之默佑恭惟

石樓縣志

卷之七 表文

二

上帝陛下

德冒穹天

功涵大地

眼前皆赤子哀號上格元冥

率土盡蒼生呼吸潛通帝座商羊競舞沛甘酒  
而萬寶扶藪石燕忽飛漂麥浸禾而千塍澤潤



固已瑞雪歷寒冬久徵豐年之兆還期霖霖才  
初夏共慶大有之休恭值

聖明在上日星順度恩膏合覆載同流河海呈祥德  
澤並乾坤永固億萬方民歌樂歲千百國戶納  
豐享普天共敬

先農瑞麥嘉禾時拱秀萬國欣逢耕藉民安物阜自  
成休維茲晉陽石邑地瘠民貧前自康熙五十  
九六十六十一年連遭大旱逃亡相繼戶口彫  
殘幸值雍正元二三四五六年間民漸復業穀

石樓縣志

卷之七 表文

三

亦獲登春膏爽初起禮樂未興學謨一介庸愚

待罪斯邑時值穰鋤而旱魃爲虐黃雲山上立  
成焦卷之形翠金峰前殊少霑渥之潤垂絲未  
見於大地神漿不擊於黃河土龍豈無致雨之  
能稼穡幾不可救雲師何必補天之漏黎庶曷  
以聊生或者孽自己作官有濫刑之慘或者罪  
由衆至邑多不法之民抑有齊婦之含冤遂致  
東海不雨更有鄒衍之飲泣竟俾尺土無雲疫  
氣流行不獲三時之澤暴風颺起是誠一已之

愆何物厲我兆民忍令穉傷百穀臣等迎蓋無  
術舞巫有心望魚鱗於河源山澤通而闔風伏  
雨囑螟躍於泉畔陰曠集而銀竹吞雲倘三日  
不雨以至十日若一夫不耕以暨百夫是誠生  
民之多災亦且神明之失祀茲者盥手焚香洗  
心悔過伏願

福佑無疆

休徵滋至雲雷大作豐澤驟加麥雨滴空增去馬  
來牛不復辨甘霖浦原隰清渭河涇有何分庶

石樓縣志

卷之七

表文

四

幾興雨祁祁不必日出杲杲雨花臺上群鶴舞  
而萬卉皆甦石樓山頭五龍飛而百穀時熟將  
見神人省慶途歌巷舞一民無失所之嗟黍稷  
豐登海晏河清萬戶享太平之福矣

玉皇壽文

袁學謨

伏以泰開三陽萬里山河鋪

帝澤疇歛五福一天雨露煥

皇猷仰金闕以承虔兆民有慶望青宮而祝

壽百族蒙休九天之雲下垂一邑之恩廣播石樓物

阜屈地民安恭惟

玉皇陛下

德極開天

功高育物

石樓縣志

卷之七 表文

五

一居北極以撫南訛萬井桑麻滋雨澤

任西成而肇東作千溪桃李沐春融物際太和之

休麟翔鳳舞民叩

蒼冥之德雨順風調茲逢

帝壽之期日星炳耀河嶽呈祥群瑞徵忱之祝紳衿灌

沐士民謠歌願普

神德以濟蒼生一誠有感默主

天功而培群類萬福攸同盥手焚香祈千秋之人民

有賴洗心致祝頌

上天之神力溥將庶民無夭札物無疵厲人逢  
堯天舜日之中春有和風夏有甘雨戶納千祥百  
福之慶矣

祭禾蟲表文

士子補刊

袁學謨

伏以

帝治重民依草木昆蟲胥効順

皇仁勤積粟禾麻菽粟盡呈祥故三趾之鳥來儀倉  
車滿載而九疇之龜自獻稼穡作甘惟茲石樓  
民勤力作獨憐殘邑更重農功旣好旣堅已慶  
大田之多稼實穎實粟欣瞻百穀之將登自昔  
蟲不爲災何需炎火之秉至今蝗不入境惟藉  
衆神之庥詎料司牧多愆以致

石樓縣志

卷之七

表文

七

上天示儆災蟲有作千萬戶之赤子何辜秋粟被傷

余有司之省愆宜急蓋民爲邦本無民則神何

所憑依食乃民天艱食則民奚由生活前茲六月  
不雨敬叩

神庥迭沛甘霖萬頃之禾苗有賴今者間生蟲孽  
立祈

神力大施剪滅千畦之黍稷無殃其實罪在有司  
毋令災貽庶姓抑且孽由官作何庸害我田穉  
夫食心之蟲曰螟食葉之蟲曰蟪食節之蟲曰

賊食根之蟲曰蝨食苗之蟲曰蝗必盡滅此朝  
食無俾異種於茲田間惟青帝職司東方赤帝  
職司南方白帝職司西方黑帝職司北方黃帝  
職司中央務期衆佈  
神靈不遺毒蟲於我疆理際茲少皞司令蓐收乘  
權大白揚威金風殺物敬籲

昊天上帝哀此下民仰叩

八蜡諸神立除苗害由茲多黍多稌穀我士女惟  
神聖之功倘或不稼不穡困我農人實

石樓縣志

卷之七 表文

八

諸神之責昔者吞蝗止害唐太宗寧食肺腑以愛  
民更有飛鳥食蝗梁刺史徧歷田疇而自責宋  
江州善政可以遠猛虎韓潮州致誠堪以驅鱷  
魚豈纖纖小虫真頑不靈敢與

聖天子之屬吏爭此民食且

煌煌功令捕蟲有法敢違

聖天子之明詔流毒蒼生夫旱乾水溢尙有變置

社稷之文而剪我嘉禾難逃

天討孽蟲之罪蟲其有知務携其醜類速赴金風而

盡沒蟲其無意令收其遺醜立向赤日以俱熾  
石樓之邑令目擊心傷爲民除害願効太宗之  
吞蝗寧惜肺腑謹倣梁修之自責急引愆尤盥  
手焚香敬撰斯文恭叩

天神位下祈立顯赫濯之威務盡除嘉禾之害夫禦  
災捍患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是役也必藉  
神力之溥將以毋爲我生民厲則幸甚 昔

雍正十年秋七月初八日虔誠祭

天祈禱 諸神吞蟲十數枚禾蟲漸息爲此敬刊

嚴禁陋習示

袁學謨

爲嚴禁結婚背禮喪葬失宜以維風化事照得禮  
大傳云同姓百世婚姻不通同姓爲婚是背禮也  
是故律嚴各杖離歸所以厚別也不意我石民承  
陶唐氏之遺風間有以劉嫁劉以王娶王殊不知  
里甲雖分考其世系究屬一本同源何其不達禮  
之甚耶周公之制幾爲虛置此本縣所欲力挽者  
一也并有一等無恥者父死不能養母以致下堂  
不孝已極甚至繼父物故嫁母身亡爭歸合葬于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示諭

親父欲以義斷恩適以理滅倫醜何如之罪莫大  
焉此本縣所亟欲力挽者二也又聞有一等愚而  
且昧者已子年登弱冠未娶而殤舍生前聘定之  
活媳另適他門復買望門妖亡之閨女扶棺合葬  
於子穴名曰結鬼親夫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  
下以繼後世未聞死子成婚于地下復能生鬼孫  
承宗祧乎抑亦潘楊之睦朱陳之好有自來乎此  
本縣更欲力挽者三也以上三條非惟喪葬失宜  
且古之所罕聞世之不經見大有關於風化合亟



嚴禁爲此示仰闔邑軍民人等知悉示後倘民  
再有同姓結親者按律究處說合之原媒爭母歸  
葬者先治不孝之重罪仍斷遺後子領埋其結鬼  
親者照強占良家妻女律定擬大有未便本縣欲  
維風化起見不啻諄諄誥誡今已痛改前非令再  
毋蹈前轍慎之慎之特示

禁地主混爭佃戶開成熟地示 袁學謨

爲嚴禁混爭熟地創懲刁風以息訟端事照得石  
邑前被歉收各里居民不無逃荒棄地累甲累戶  
比比皆然招佃耕種起租完糧以敷正額堪稱盛  
事無如有等刁徒乘佃開荒成熟便爭復業嘵嘵  
構訟以致各佃戶畏縮不前本縣聞之旣久深爲  
痛恨合行嚴禁爲此示仰闔邑士庶人等知悉嗣  
後凡有拋荒地畝佃戶開種成熟者許本佃永遠  
承業給與執照原主不得混爭復業如有捏詞妄  
控除槩不准理外仍拿重處如果自能耕種必欲  
業歸原主務要聽還佃戶資本併逐年代納糧銀  
一一清楚方准退地倘敢用強欺凌爭奪許該佃  
指名稟究定行照強佔民產律治罪斷不輕貸各  
宜永遵毋得故違須至示者

禁賭博示

袁學謨

爲嚴禁賭博以清盜源以安地方事照得賭博一  
款律例最嚴習以成風人不知做好之者一涉此  
徑小則失業甚至破家蕩產饑寒迫體轉而爲竊  
爲盜貽害地方勢所必至一蹈法網身命莫保追  
悔無及何愚民之走死若鶩不思痛改誠可駭也  
况奉 新例更加森重屢經申飭至再至三昨本  
縣密訪得有等不務恒業游手好閑之輩日聚山  
溝雇人把風公然賭博殊屬大膽除另票差拿究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示諭

四

處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闔邑軍民并各鄉保人  
等知悉嗣後凡有賭博之家許爾等據實首報將  
賭贓追出無論多寡盡行給賞首報之人亦不得  
藉端生事如有徇情不報得錢賣放者查出照容  
隱例治罪一家有犯十家連坐再有抽頭放賭勾  
引子弟悞入場中套賭被輸卽許輸錢之人據實  
自首追還原錢仍免其罪至同賭之人若係紳士  
照例請革如係營兵移會革糧而胥吏衙役立斃  
杖下本縣言出法隨決不姑寬特示

輕生示

袁學謨

爲嚴禁輕生以重民命事照得天道好生民命至重乃有無知愚氓罔惜身軀或因口角微嫌或因嗔眦小忿輒尋自盡或投崖或弔頸而死者比比皆然原其意拚一死可以圖賴他人殊不知自盡無抵命之條人未嘗坑害而已死不可復生拋其父母棄其兒女永絕夫婦之好舉家號慟慘目傷心卽死而有知追悔何及此皆愚夫愚婦一時短見不思本身關係甚重父母生我則我之一身爲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示諭

五

父母所倚賴我生兒女則我之一身又爲兒女所仰靠輕生自盡老年父母何人奉養幼見小女何人撫育人雖至愚莫不有愛父母憐兒女之心何其忍於拋棄若此乎至於微嫌小隙憤恨而死男爲頑蠢婦爲潑悍不孝不義非節非烈枉死不得善名徒貽人訕笑由此思之其亦可猛省矣合出示嚴禁爲此示仰闔邑居民人等知悉嗣後無論男婦各將身命自重保全父母子女慎勿因一時嫌隙短見輕生倘有投嗔服毒懸梁自縊者除不

惟理外如傷父死究子子死懲父夫死究婦婦死  
處夫以爲平日不能勸解者戒此本縣體

皇上好生之心爲心不啻諄諄申飭勿視泛常各宜家  
喻戶曉務使周知恪遵毋違特示

飭埋嬰孩暴露示

袁學謨

爲勸諭掩埋孩屍以挽惡風事照得仁人利濟先恤無依義士慈心尤憐同類何況父母之於子女也夫嬰孩胎懷十月氣以成形詎不欲長生人世以承宗祧以啓後嗣但其壽夭不齊天實爲之豈因夭殤便棄於壑耶孟氏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惡其像人尙深疾之矧自己骨血爲祖宗一本之枝竟忍拋殘而漠不動心耶本縣蒞任斯土凡有關於吏治民生者時切留心聞諸民間嬰孩或發疹而殤或驚風而亡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示諭

七

或出胎而不育大都委任荒郊遂至鴉食心肝狗食肉狼嗜臟腑虎吞骸聽者慘然見者惻然能不青山鎖恨哉且父母之於子生則珍恤疾則憂慮死則痛傷雖愚夫愚婦其性皆然也夫死旣痛傷而令屍骸弗掩道途之人不忍乃父母之於子女有是情乎有是理乎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反有忍其子之心乎諺云豺狼雖毒不食其兒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胡人性最良反豺狼狐兔之不若也此風惡甚殘忍已極合亟挽回爲此示仰城鄉紳士軍民人等知悉嗣

後凡有細男幼女不幸殤亡務須薄板爲棺或以布包或以蓆捲收殮其軀負至嬰孩塚內其在四鄉附近村庄掘土深埋不得浮厝以防狼犬爬挖切勿仍前輕棄如敢故違一經訪知男則枷示女坐夫男決不輕饒誰非父母誰非子息誰非天地之生靈誰非祖宗之血脉各宜頓易前非冷冷平原不致有泣露之魂燐燐鬼火毋復聞悲風之怨地方幸甚本縣幸甚實有厚望焉

勸諭禁止酗酒打架示

袁學謨

爲勸解一時之忿免受三尺之法以保身家以安  
民生事照得相周相恤謂之仁里相爭相鬪謂之  
惡俗本縣見石邑地處萬山之中士朴民醇風猶  
近古惟有好勇鬪狠乃以爲常每因醉後偶遇微  
嫌細故動輒逞兇拳石交加其間固有強弱不同  
豈無勝負可別試思勝者卽或得勝爲幸而負者  
愈覺被負成仇甚至望門喊冤登堂擊鼓彼也來  
告此也來稟或頭顱血淋者有之皮破衣裂者有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示諭

九

之本縣訊究之下賤知惡習相沿深爲可恨卽如  
趙良相同尹仁世兩人沽酒共飲語言相競遂致  
逞兇互毆當經分別杖做發落及遞回安插在案  
現有任福祿與王卿鬪毆斃命驗明通詳審擬外  
本縣誠恐爾民不知法律不改前習合再勸諭爲  
此示仰闔邑士庶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凡有些須  
口角務宜忍耐片時退讓一步稍有未平之處由  
此可以自釋在仁人君子見之必相尊敬稱爲忠  
厚長者卽兇惡之徒亦不笑爾懦弱被人欺負總



之各敦雍睦洽比其隣豈不其善倘怙終不悛仍  
敢酗酒橫行一經告發到縣輕則枷示重則律擬  
斷不輕饒再如二人打架併究在傍不行勸阻之  
人若在人家家門首則坐十家隣佑在場集處所則  
坐鄉保牌頭罪在必誅爾等各宜共相勸勉必使  
爭端永息澆風頓易俾身家得以保全民生得以  
安樂共優游於刑措之世本縣實有厚望於吾民  
赤子慎之勉之母違特示

禁饋送節禮示

袁學讓

爲嚴禁饋送節禮以杜糜費以重民財事照得  
縣蒞任以來淡泊自甘寸絲尺布不肯暴棄天物  
亦不忍擾累民間不特可以矢諸天日卽士民知  
之已久毋容再爲申飭也但石紳士軍民毋於年  
底必具食物以致敬其來意之誠卽受之亦無傷  
於廉然方肉隻鷄均屬脂膏本縣洞悉民隱惟期  
省一分卽早完一分之

國課士擔可輕民方可甦豈不快甚何必徒尙虛文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示諭

七

而滋糜費耶合再愷切嚴禁爲此示仰紳士民人  
等知悉凡後逢時節生辰雖蔬食菜羹一粒一豆  
切勿饋送並非矯於廉亦非釣其譽總之杜糜費  
重民錢如能遵吾言知吾心大家掣做一清官則  
拜領多多矣特示

重修大堂捲棚月臺牌坊示

袁學謨

爲曉諭事照得本縣大堂庭除窄狹月臺牌坊傾圮不堪每逢公事以及此期小民風雨飄零不勝霑泥帶水之苦夏冬寒熱更多畏炎受凍之形至二堂棖椽將傾幾同巖墻之下馬房倒塌署內小僮幾被壓斃本縣目擊心惻思居一日官卽當盡一日之職不得以邑堂衙署爲傳舍用是捐資添設捲棚重建月臺暨二堂馬房修牌坊實以爲民非以圖壯觀也今一切工料已經齊備擇於雍正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示諭

七

七年四月二十日起工五月初九日吉時豎柱上梁合行曉諭爲此仰示工房各匠人等知悉至期務宜齊集同爲料理所有應用物料逐一捐資辦齊各宜踴躍不日卽成毋許借端需擾須推本慮體民之心而還以體本縣可也特示

嚴禁奸牙混行額外取利示

袁學謨

照得石樓別無出產錢糧食用全賴米麥豆菽各種糧食每月城內二六逢集糶糴以此完糧通用所係匪輕也乃有大膽牙行魚肉鄉民故將糧食狼戾量斛之時拋散滿地其餘卽掃竟爲已有習以爲常慾壑不飽愈散愈多可憐小民升斗之糶適市變價地上已去十分之一間有強梁者所散尙少懦弱者拋散尤多虽虽鄉愚鉗口吞聲莫敢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示諭

五

伊何殊不思糧食一項民生性命所關一粟一粒盡是汗血脂膏爾等牙蠹每石索用錢二升若至千石卽有二十每十取二不爲不多尙敢暴殄天物肥己害人深可痛恨除已往不究外合亟嚴禁爲此示仰城鄉各牙行知悉嗣後每石止許取用錢二升其量斛所散地上糶粒仍令鄉民掃回不許奸牙粘手橫取如敢故違照依搶奪民財律治罪斷不姑寬也今幸沐

聖天子仁孝格天時和年豐叨

各憲釐奸剔弊兩順風調本縣平買現價並無絲毫虧短刻薄各行爾牙棍何其忍心貪此餘利剝削窮民倘若怙終不悛許鄉民扭稟或經訪實立斃杖下決不輕饒特示

宅門硃諭

袁學謨

宅門乃本縣之咽喉夙夜出納時刻封鎖設立轉斗所以防宵小杜苞苴法至嚴矣譬人一身宅門其喉舌也內署其腹心也公堂其頭面也四鄉其手足也百姓其百體也假咽喉之地暗納惡物勢必醜毒內薰腹心先受暗疾上衝頭面下延手足痛傷百體積成痼疾終不可救藥矣若咽喉之地五味調和勢必願養元氣晬面盎背百體效靈是咽喉之地生死所關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本縣蒞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示諭

七

任方新夙夜危懼欲求洗淨腹心必先慎嚴喉舌念茲在茲釋茲在茲恐一刻疎虞則悔恨無及當此

功令森嚴愷切硃諭爾守候宅門內外人等知悉務宜小心敬慎刻刻提防凡一切門包規禮倘有暗地私相授受希圖撞歲哄騙外人一旦發覺將與者受者定行枷號示衆決不輕貸外着皂班一名守候宅門內着家人一人在轉斗內靜候出納文案外有事傳稟則重擊梆一聲內有事傳出則敲

雲板一下從轉斗出入不許低聲密語凡有蔬菜等項俱從轉斗遞入外邊不許一人覷探內署消息其擔水夫役從牆間用規納入至火夫不許出外買辦門子不許入內外三班六房門子有事傳入卽刻放出不許停留頃刻其飯食亦從斗間遞出本縣能受清苦擇近宅門小書室一間早晚住宿不時親查倘有絲毫違示諭冒犯此禁重則大枷兩月輕則三十重板俾啖舌清而腹心寧頭面正而百體無不從令矣爲此嚴示立法如山須

至示諭者

爲勸諭佃戶好義急公支租完糧事照得糧從租納處處皆同惟我石邑連年賠累以致業主預支租粒完糧早知各個家無餘粟此本縣所甚憫而亦見古道可風也今歲年成豐熟較之當年已勝十倍但地主欠糧如故徒受此責諒各個戶亦有所不安爲此仰該鄉保村主并各個戶人等知悉本縣擇於本月日親詣東庄講約并查匪類所有一應草料供給俱係本縣自備爾等惟擇一潔淨

寬大處所照常伺候不得擾累鄉民牌到卽行傳諭各個戶不得遠離候本縣到日細加面諭查本年應還租銀未完者速卽奏備以抵地主所欠錢糧其中果有租銀已完者仍將次年租銀多寡預支一二務期地主欠糧得以澈底全完亦是佃戶好義本縣自必記名或以給匾或以花紅加獎實在一片誠心殷殷勸諭爾等切勿疑忌畏縮總之我爲爾民父母只願爾等肯急公早完錢糧你做好民我做好官未必非石樓一幸事也特諭



復立義學示

袁學謨

爲敦請鴻儒以開義學招集羣英以培教育事照  
得石邑號稱古屈昔屬惠公之受封名列晉乘會  
沐陶唐之遺化以故名臣學士元明代有傳人因  
之美俗流風今時豈少俊彥奈兵殘膏火茂草鞠  
乎學宮慘民罹饑飢詩書埋於塵土北海之師不  
作西河之教云亡旣鮮南郭生徒焉能橫經負耒  
亦無東家模範何知採玉探珠雪冷鱸堂鐘鼓立  
雪何人風飄蟻學琴書坐風無日流離三載不識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示諭

三

土物心臧逋賦十年誰云旣富方穀總緣單寒乏  
食無力延師以致士子荷鋤何心慕道雖年臻強  
仕茫然不知四子之書卽歲逾成童懵然罔識六  
經之義求生弗得從善匪輕本縣念切士民政專  
教養體

聖天子愛民恤士之心稽占哲王厚生正德之典憐十  
千之赤子重一脉之斯文首清逋欠以起瘡痍繼  
振文風而立義學幸儒童蔚起快士子雲從閱今  
歲童科觀光者固大倍於昔起此番作育上進者

不更盛於前乎今於本月初一日已經設館授餐  
延明師以請業尚期扣鐘鳴鼓集弟子以傳經教  
衍東山潯陽生色文傳西銘清澗流輝不必效太  
乙之燃藜願捐俸以資膏火何須慕仲淹之畫粥  
時繼粟以佐饗殮紹前此之方型開將來之道脉  
窮經虎觀必有問字之奇英講道鷺湖豈乏超羣  
之碩士傳薪一席面壁三秋鼓有德之成人豹起  
金山之霧譽多方之髦士龍見屈水之田湧桃浪  
以破天荒三春鳳翥噴桂香而窺月窟萬里鵬搏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示諭

三

道先發蒙要識窮源繼志禮宜博諭須知後海先  
河下董子之帷功深爲已紹濂溪之秘學在尊師  
記推來學之文道無往教之禮合行出示爲此仰  
闔邑士子人民知悉毋論城鄉遠近不拘富貴窮  
通其子弟青年有志上達者咸許肄業其異端邪  
說嬉娛終日者悉屏絕不納嗤鬼谷之張蘇毋庸  
遊說羨河汾之房杜志一談經今爾多士共遵鹿  
洞清規綱常爲重無煩馬融絳帳女樂何爲吾道  
南矣務北面以隆師吾易東矣速擔囊而負笈師

資一字傳學千人乃知選秀之階卽是登雲之路  
龍門在望變化捷於風雷鮫室咸登文章辨于錦  
綺裁公門之桃李貯藥籠之參苓倚匠石三年養  
盡青牛文梓得孫陽一顧無非赤兔驊騮蓋設教  
淳風敢云媿文翁之化蜀而導民成俗竊有慕文  
舉之下車倘望汪洋而却步則罔知四海之源惟  
效江漢以朝宗自潛通九經之庫文宗嫡派立求  
冰雪淨其心肝學去餽飮惟恐糟粕填其肺腑憂  
憂乎陳言之務去駸駸乎學問之日新主善爲師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示諭

言

先入者上勿忌苦言成藥須凜充耳弗聞務期濟  
濟儒生須早優升堂奧還諭祁祁學士毋徒外望  
宮牆實爾多士之厚幸抑亦本縣所深望焉特示

雍正九年六月初一日

入名宦詳看

韓貽豐

查看得前任任令

諱

明者世家東魯榮譜南宮萃

秦岱之英華作屈泉之令宰冰壺徹影不私劉寵  
一錢冬日騰暉豈讓魯恭三異崇儒重道作人雲  
漢爲章說禮敦詩課士圖書煥彩伸弱民之冤抑  
塵積積案冰消察里嘉之貪饕社鼠城狐胆落城  
垣修而金湯若礪義學建而弟子橫經至若釜有  
遊魚寧肯虧諸行戶車牽羸馬弗忍取及民間撫  
彈丸者時歷五年矢冰搦者心如一日西臨河畔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看語

千家籬犬不驚東陟雲峯比戶歌絃弗輟厥後晉  
階烏府翩翩驄馬風清繼且巡視蘆蘘皎皎牙籌  
月朗卓哉當代之真君子允矣是邦之賢大夫拾  
三里浹義洽仁四十年歌功頌德政旣無慚於今  
古祀宜並重於春秋理合詳請 憲臺轉詳  
上憲俾膺祀典以慰輿情爲此備由開具書冊加  
粘昇縣印結具申伏乞

照詳施行

詳譚庄西吳錢糧立案文

袁學謨

爲逃絕遺糧均攤活甲無地賠糧仍歸本里除千  
百年之害與千百年之利因地制宜以免官民賠  
累據實詳請批示立案以垂永久事竊惟牧民之  
官任地方一日卽宜與一日之利除一日之害求  
益民生上報

國恩而下恤民瘼庶克盡職守不致曠官獲戾也緣  
石邑僻處萬山其地畝皆坐斜山陡坡平嶺之上  
四面俱未開陽缺少平原坦地止宜種植雜糧遇

石樓縣志

卷之七

詳文

一

早則易致枯槁遇澇則洗透石骨男無賞商賈女  
無棉紡績而近川河灘又係礮石纍纍不能栽植  
菓木一家數口祇知力耕荒山其民穴處其俗樸  
陋其衣服飲食淡泊其婚喪交際節省青菜俗呼  
芥芝豆腐視爲海味皆因地簿糧重所由致也幸  
值年豐猶可支持集處一遇荒歉則攜家遠竄官  
斯土者從來錢糧不能趕副 奏銷逋欠勢所不  
免叅罰必不能辭細閱舊志自古皆然於今更甚  
案查石樓昔潁隰州至明萬曆壬子邑令王三益

請與靈石相易改屬汾郡其時人丁二萬八千八百有奇慘遭崇正壬申年李賊踞城四十日屠戮幾盡至我

聖朝定鼎之初順治五年編審僅存人丁一千八百錢糧止剩三千餘兩里無全甲甲無全戶六坊併爲一坊十二里併爲三里戶口之消耗已可知矣順治九年至十八年康熙元年至十六年招民開墾錢糧增至一萬二十九兩人丁不滿三千糧增而丁仍減者由遠方租戶不願承丁之故也復值康

石樓縣志

卷之七

詳文

二

熙五十九六十年三載大荒人民逃亡至今散於歸化城偏關陝西徧地皆有石民終身不願歸里其未復業者尙有六百八戶今仍舊制一坊曰崇文三里曰君子曰上吳曰千攢里蓋十攢之名因十里逃絕其僅存者合攢而爲一里也一里仍編十甲其二甲原名譚庄與查關邑窮苦逃亡未有如譚庄之甚也昔之譚庄原有十甲其原一甲逃戶李生金二甲絕戶盧成金五甲絕戶任成福六甲絕戶劉太吉八甲絕戶王士世九甲絕戶邢

起秀十甲絕戶張大相其子孫俱廢有子遺無人  
經管至二甲寥寥數人止可經管本戶錢糧不能  
代管絕戶四甲趙天榮其子孫有趙長華同甲有  
張習仁王天中三人皆因糧累逃走倏往倏來七  
甲有生員楊鳴鳳因糧難支逃避遠方前歲革去  
衣頂子民楊貴聲楊香又窮苦無依花費租銀錢  
糧不能完納譚庄原共銀五百二十兩卑職雍正  
五年到任查本里生監未逃止有武生解融代管  
一甲武生田我理代管二甲生員解炳代管五甲

石樓縣志

卷之七

詳文

三

監生張顯代管十甲生員陳英猷經管本戶其六  
七九三甲無人代管卑職招募租戶借給籽種勸

納官租完糧至今五載譚庄一里地荒糧重每年  
不能清新糧積年不能完舊欠者卑職不得已將

數年秋冬養廉銀四百兩代為賠墊以副一奏限  
伏思知縣墊賠非長久之計生監代管豈善全之  
策悉心籌畫隨地方情形策其萬全計其久長相  
其時宜度地居民量民承佃闔一邑之士民里老  
公同會議擇其中里甲人多戶衆者將譚庄九小

甲錢糧均攤九里經管耕種開荒補糧於本年三月初二日齊集城隍廟焚香鳴誓拈鬮均勻分搭當在神前崇文坊拈得譚庄四甲糧四十九兩六錢一分九釐八毫三絲七忽君子里拈得譚庄二甲糧三十八兩五錢四分二釐七毫七絲四忽五微一纖二沙七渺八漠上吳里拈得譚庄三甲糧六十一兩四錢五分六釐五絲五忽二微七纖十攢里一甲原名石羊拈得譚庄一甲糧七十一兩二錢三分七釐八毫七絲四忽九微十攢里四甲

石樓縣志

卷之七 詳文

四

原名曹村拈得譚庄五甲糧三十四兩三錢九分七釐二絲三忽八微十攢里六甲原名西吳拈得譚庄七甲糧五十兩二錢七分六毫八絲十攢里七甲原名崇德拈得譚庄十甲糧六十一兩七錢七分九釐二絲七纖十攢里八甲原名上辛拈得譚庄六甲糧四十三兩二錢一分三釐五絲十攢里九甲原名義牒拈得譚庄九甲糧四十二兩七錢八分五釐八毫九絲一忽六微四纖七沙七塵四埃其糧悉均分各殿實甲戶名下每糧一兩出



價一兩當立賣契永遠作業毫無強派逼勒情弊  
已經分攤各里造入實徵冊內完糧夫以逃絕無  
人經理之業則審舍倒塌地畝拋棄熟地轉眼成  
荒其糧仍累官累民終無底止今分賣眾戶各有  
專責則耕種有人審舍可修曠土可闢新荒立刻  
成熟一移轉變通間千百年之害除千百年之利  
興矣

卑職

苦心籌畫爲久安長治之計當取有各

里甲情願各甘結互結在案但不請詳

憲臺金批立案恐後有人爭論守土者無徵弗信

### 石樓縣志

#### 卷之七

詳文

五

致滋訟端

卑職

伏懇

憲恩俯憐窮邑均徭定賦金批立案永久交代實

爲 恩便再請者石邑十攢里之六甲西吳里緣

康熙十一二年間因遇凶歉民散地荒糧致虛懸

此時係名宦任令諱玊者將西吳無着逃糧一百

兩攤撥於崇文曹村上辛義牒四里分帮賠墊其

地未開除尙存本里夫糧責令四殷實之里暫賠

而地仍留西吳管業此時縣令設法權宜暫爲之

計亦執晉省里倒歸里之成見也奈久假不歸遂

因循相仍矣早職五年到任上辛義牒二里亦多

逃糧不能完納見西吳富庶上辛義牒終不甘心

控告不已早職案查康熙八年赤曆西吳糧有九

百二十四兩零考之十三等年鱗冊西吳糧止八

百二十兩並比核算缺額百兩可知前此撥糧之

明徵焉耳厥後西吳漸次復業轉荒為熟地存西

吳糧仍遺四里惟是歷任相循迄今五十餘年比

益我縮偏苦不均以致上辛劉奇等義牒陳學湖

等瀝血陳情即訊據西吳蘭世耀晉繼文宋斗庫張

石樓縣志

卷之七

詳文

六

琦田自林周興耀田大豐蘭應庫等咸供本里有

餘租百兩願補上辛三十兩餘七十兩以抵閩縣

逃亡無着之項早職再四調劑上辛現今疲累着

仍歸還糧銀二十四兩義牒疲累仍着歸還糧銀

十六兩崇文歸還糧銀八兩曹村歸還二兩酌將

五十兩歸還四里造入實徵冊內兩造允服若將

一百兩盡歸西吳勢必致如昔日民散地荒西吳

復不能支矣此所以止歸五十兩揆情度勢庶為

妥協早職因時因地制宜精詳調度仍復總撤相

符已經清斷葛藤將千百年之沉痾一朝除盡伏望

憲臺金批載入邑乘嗣後不致偏枯立爲永遠鐵案蓋以石樓荒殘已久司牧者從來難得實心籌畫之人以致疲累無底積欠難清

卑職

蒞任五載

叨蒙

憲恩借給牛種多方鼓舞極力招徠不免賠墊從前逋欠九載既經澈底全清本年錢糧今已四月完半十月可全完蒲鞭不試而民皆樂輸叅罰不

石樓縣志

卷之七

詳文

七

聞而上下無累著有成效皆仰荷

憲臺俯憐疲邑之所致也但恐

卑職

去後仍復偏

苦不均賠累難支特請將譚庄逃糧攤入富甲四里賠糧歸還西吳於地方錢糧大有攸賴庶千百年之利興而害除矣

卑職

不揣愚昧爲地方錢糧起見爲此云云

本府正堂崔

批石邑逃絕荒糧積年未清以致

賠累難支官民交困該縣悉心籌畫將譚庄各甲逃絕地闢分崇文等坊里承值則地有經營糧有

着落官民無累殊爲斟酌盡善至西吳地糧攤入崇文等里而地仍屬本里管業未爲平允該縣因時制宜將攤入各里賠糧權其消長調度得宜均可永爲遵守附入邑乘以見牧民者之用心良苦也再照糧所出價銀尙無歸着亦應聲明繳

布政司蔣 批據詳將譚庄一里逃糧均歸九里經管耕種開荒補糧上辛等四里賠糧仍歸西吳里分別等次完納民情悅服調劑得宜皆由該縣袁令平日赤誠爲民感孚有素俾官民數十年之

石樓縣志

卷之七

詳文

八

疲累豁除一旦實心區畫深可嘉尙仰汾州府卽轉飭均如詳立案以垂永久至該縣詳稱每糧一兩出價一兩當立賣契永遠作業其價銀作何着落未據聲明另報繳

察院周 批據詳該縣譚庄逃糧攤入富甲四里賠糧歸還西吳具見悉心籌畫因地制宜深可嘉尙如詳立案繳

雍正十年五月

自補刊

復詳譚庄地畝文

袁學謨

等因蒙此

早職

查勘得譚庄地價斟酌平允爲石

民計者周且遠也緣石樓地土磽瘠白送人管業人尙不願承糧恐年荒糧累實因平地一畝科糧二分止收租銀五分其坡地一畝科銀一分三釐二毫止收租銀二分一遇荒歉租不敷糧必至賠累是以輕去其鄉寧甘心逃竄而不辭也

早職按

查譚庄一里平地甚少四面皆山坡陡地其糧一兩計坡地七十五畝每年祇收租銀一兩五錢除

石樓縣志

卷之七

詳文

一

納糧一兩外所餘不過五錢斷令出價一兩每畝不過得價銀一分三釐二毫石邑每年所繳契根可驗晉省地土之賤未有如石樓之甚者也譚庄地糧均攤九里每糧一兩出價一兩稅銀交官買賣俱有根據一以杜後來與者見地成熟不得藉口以無價爭回一以禁受者不得視爲他人之產不上緊經管子孫仍欲退還本里所以當官平公買賣則與者受者後來俱不得另生枝節矣至九里亦復照戶均分其地糧地價仍照戶照畝均認

衆姓承糧則糧擔可輕荒地皆熟其價值不得遊  
高過高則無人承受亦不得不定恐不定則游移  
返復致滋訟端也卑職爲石民慮者已灼見其原  
委矣今蒙

憲臺查明價銀作何着落仰見

憲恩所洞察者誠詳且悉也查譚庄子遺之民如  
張習仁趙長華王天中楊成智等承祖宗之荒產  
執晉省甲不出甲戶不出戶之俗例數十百年於  
茲人力單寡佈種無資錢糧拖欠一遇比期令斯

石樓縣志

卷之七

詳文

二

土者祇知依限敲朴而已一歲四季耕種之日少  
塘比之日多愈比愈窮愈窮愈竄此逃絕遺糧之  
所由來也卑職雍正五年九月到任譚庄正額糧

五百二十兩欠康熙五十九六十六十一併雍  
正三四五等年積逋共計二千餘兩至雍正八年  
借給牛種招民開墾新荒租利較前稍益其不足  
者卑職不得已將秋冬養廉銀每年賠墊前蒙

憲恩准借牛種二千六百兩惟譚庄小里借給二  
百五十三兩三錢其餘查新荒多寡均勻散給陸

續交庫獨譚庄地雖開荒牛種分釐未楚其里民  
張習仁趙長華王天中等宰猪備酒當請九里寫  
立賣契將此地價抵完牛種俟秋成代譚庄交庫  
但譚庄逃絕遺糧其變賣者約有二百兩尙不足  
盡還牛種其有人管業耕種者祇可歸併大里不  
能得價惟人少地多卽得微價亦僅爲牛種計耳  
此地價之着落在是也

卑職

因前詳煩瑣未及聲

明今蒙批查理合縷陳原委爲此

云

云

藩臺轉詳 撫憲

石樓縣志

卷之七

詳文

三

等因由府轉詳前來本司覆查此案旣據該縣將  
譚庄逃糧分歸各甲四里賠糧仍歸西吳而張習  
仁等當請九甲寫立賣契將地價抵還前借牛種  
銀兩各里民人俱皆樂從輿情允協其分晰之處  
似屬妥協應如該府所請均照議立案庶地畝不  
致久荒錢糧亦有歸着矣緣奉批查事理相應呈  
詳合候

憲臺批示飭遵蒙批石邑積荒累歲自哀令蒞任  
以來悉心籌畫設法調劑使荒土日闕賠糧日清

其有益於

國計民生不小深屬可嘉此項分認糧地既據查明  
妥協仰卽如詳轉飭立案繳



衆饑民塚碑記

袁學謨

時值康熙五十九六十年石邑三載連遭  
大饑幸而存留土著者僅十之一逃亡外郡尸填  
溝壑者不計其數其鬻妻兒子女不論價值予百  
十文錢卽割舍而去不幸而餓死者積尸滿道捕  
衙胡公惻然捐貲施棺數十餘副後多不及備有  
生員王化美卽於西門外城濠挖兩大土坑男婦  
分瘞不數日積尸填滿慘不可聞幸

聖天子子惠元元命大臣 內閣大學士朱 河東總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一

督田多方賑濟其中有耐留本境者泯賑濟 洪  
恩尙得存活其外逃者不惟父母骸骨不能歸還  
故土已身亦作他鄉餓鬼慘傷更甚本縣甫蒞是  
邑痛念吾民時刻勸諭事事節省以爲未雨綢繆  
之計更悲昔之饑餓死者悉瘞城濠恐日久土崩  
殘骸拋散精魂無依時祭有缺生旣爲餓孍死復  
爲殘魂卽欲更葬得王生化美復捐地移葬於西  
門之外本縣捐資偕邑紳士李長育鄭炯鄭煜鄭  
友范賀來許許令譽劉殿揚李映書張瑀王化美

王謨許令尹等築土爲高塚左男右女立石垂遠  
以妥殘骨庶過此塚者目擊心慄俾知預防荒歲  
倘遭歉旱斷不可輕離故土以作他鄉之鬼務須  
平日積粟有備無患遇歉得以完聚則幸甚  
雍正八年歲庚戌二月清明日立

涇難民枯首碑記

袁學謨

余丁未秋奉

聖天子特簡來宰是邑覩城郭居民不知何以若斯之凋敝也甫閱縣志知明懷宗五年闖寇發難首禍石樓倚城署作戰場殘賊四十日屠戮一空嗟乎此志所誌也已歷百年矣至庚戌夏五月十三日署內隙地昔之牆外餘址也工人掘土偶獲枯首命瘞之爲蒙僮竊見私復挖起越數百步拋之低窪荒土中孰料其下積首纍纍適於其所拋之處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三

搜其殘骨復得一枯首焉旋啓土見枯首相砌余惻然傷之卽命土工挖起計大小完全者二百四十四首其殘碎者以紅布裹之不知其數最慘者骷髏中猶帶小刀箭矢嗚呼此焉知非石之忠臣孝子耶焉知非石之貞女節婦耶焉知非石之衣冠文物中人耶焉知非石之勇夫義士戰鬪而授首於賊耶假當時男子俛首附賊婦女含羞受辱勢必不死於毒賊之手故知不從而闖鬪而不勝時耶命耶亦孰從而知之耶孟氏曰勇士不忘喪

其元其此之謂與余悲夫人不保首領而死慘矣  
死而離其父母妻子則尤慘且死而手足異處官  
骸何歸則慘之更慘者也嗟乎爾民不幸而全骸  
不見徒此殘首委於塵土中已歷百年前之官斯  
土者爾猶藏而不見今幸各見一首又幸遭余而  
又不幸終不獲搜爾之全骸舉爾之姓氏以誌爾  
之忠義於不朽嗚呼豈不慘哉余更悲石民何辜  
一盡屠於賊再大喪於荒生之何難死之何易歷  
百年而元氣尙未盡復致地多壙土糧有虛懸官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四

斯土者至今尙受其累余今年春瘞饑民男婦枯  
骨數十於城西王生諱化美地內爾之陰靈知之  
欲分其土寄其窟故特遣蒙僮以獻爾百年前忠  
義之元首爾之陰靈其共使之耶爾其有知耶無  
知耶余見而傷之因爾欲倚余而存余不忍使爾  
殘首仍沒故特擇吉盡瘞爾首於城西附饑民塚  
右又念爾與饑民生旣不獲蒙

聖朝之休養死又無子孫宗族之祀事恐爾殘魂呼號  
風月之下歔噓草木之間而怨氣終無底止余爲

邑侯

袁公請傳碑記

從來德被普天者普天頌之如慶雲之  
祝是已恩流一郡者一郡頌之如  
呈瑞是已蓋小民之身被最深而  
豈虛譽哉今

聖天子在上無念不以隆學校育人本愛百姓為百官  
倡恭遇

各當事加惠元元體恤士子稱盛治平特身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邑荒瘠已久瘡痍未起禮樂未興朴者既荷  
者亦負耒民不聊生其窮苦實甚幸逢今日  
為政興利除弊永絕假冒以福士民惟我

邑侯青天袁公乎公

諱學謨字

迪來

號

梅谷江

江彭澤人也甲辰科蒙

皇上欽定恩榜一名膺

特簡任石邑甫下車慨然以民生教養興利除害為已

任蒞茲二載滿腔正氣至公且明其性樸儉始

一節實心實政旦夕勤勞報

君也建義學課諸生恤士也慎刑罰革陋規愛民也  
勸耕作裁羨餘捐資置藉田重農也設義塚以瘞  
饑難之殘骨置祭田以存無主之蒸嘗舉賢德抑  
豪強拔賤爲良矜孤賑寡時教民孝弟不啻三令  
五申且查地無隱種不捏報以安民糧多虛懸勸  
開墾以裕課撫字心勞催科有法種種善政指不  
勝屈其最關文風者前因逋賦無着曾有入籍考  
試之例假冒倖進由是來也我公至斯目擊心  
傷乃謂此風一倡恐我士子浩首窮經終身無望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七

于是力請 上憲永停冒籍隨蒙 府憲寶議覆

石邑捐銀入籍考試原不過一時權宜不可行之  
於久遠也今該縣力請禁止復稱情願捐養廉銀  
以抵入籍之數實心振作志有可嘉等由申司蒙

署藩憲蔣 轉呈內云現今奉准 部咨爲清理商

民冒籍等事令運司商民不得入民籍冒濫况石  
邑並非題定之案應如該縣所請停止其有已捐  
假冒入籍者令其改歸原籍不准子孫再冒石樓  
籍貫如有已捐未入學者槩行停止等語又蒙

學撫兩院如詳批允遵奉在案且詳請准入府學今而後負耒橫經者莫不彈冠吐氣咸相慶曰涸弊已除科第有望士子幸甚農民幸甚雖諸童上進之有階實我

邑侯袁公萬載之恩榮也休哉公之盛德可與五袴之歌兩岐之頌並垂奕世矣邑之紳士軍民敬泐礪碣以志不朽囑譽以文譽轄下士也目覩其盛身被其休義不敢辭敬書其恤士愛民之大略如此實不足以表揚我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六

公之萬一云爾是爲記雍正七年四月

儒學碑記

明翰林 劉定之

石樓縣爲平陽郡隰州屬邑以古考之堯舜禹建都去茲不遠蓋畿內也切近聖德而興起於善有非他處可儕者也及周末此實晉地盟主都焉文武周孔之澤豈不有在哉後世被遷塞邇胡貊俗化稍不古若抑地雖殊而天所賦之性則同時雖異而古所立之教則存學校者養性之所而成教之原也其可緩而不圖乎前此元季兵變舊宇殘缺洪武初年作縣者營構增拓克復其常迄茲歲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九

又漸就傾墮於是長汀馬君榮發身國監來縮縣章修政有暇亟謀補葺道邑士王君矩由賢科歷朝行出守袁郡歸丁家艱力贊邦侯之議兼倡里居之彥時則有若主簿姜揖教諭王琰訓導馮禎監生郭寧等相與效計畫輸財粟鳩工徒度章程始事于景泰甲戌十月落成于乙亥六月大成殿夾以兩廉明倫堂翼以兩齋庖湏庫廩備於內戟門繚垣周於外材木腐朽者易而新瓦甃壘缺者易而堅翬飛鳥革獸脊鳴尾旃幪風雨炫燿星日



遠近來觀有所感發興起而異乎襄昔矣謂宜有文記其成王君乃以書來夫五常之性無人不可離然本於心術之微躬行之近而充以齊治平均爲甚大極於彌綸叅贊爲甚遠使非擇其英俊固以庠序日漸月摩時修歲化何以臻是哉惟我

國家重熙累洽文教之盛覃被無垠而石樓之學作興若此在泮士子其克勉焉以收遠戶之效庶無負帝降之性君師之教哉若夫世之仕者賦訟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十

無失則已矣而馬君率其僚盡力於是可謂知所重也世之學者仕宦有成則已矣而王君率其友效報於是可謂念所本也皆宜記之以勸來者故記景泰六年乙亥季夏望日立石

重修飛龍山元帝廟碑記

賀維新

五方之帝惟元帝爲獨尊位鎮北方諸神莫與  
比隆者也石樓縣西五十里許留村里有飛龍山  
其地有龍蟠虎踞之形鸞翔鳳舞之像洵可爲棲  
神之所吾鄉居士賀登科秉性善良緣化善士於  
大清順治二年起建元帝殿宇旣復鑄成銅宮  
一座其餘神祠各佛不悉贅每歲三月三日修設  
醮事庶祈福有地矣邇來棟宇傾圮過者罔不傷  
悲有信士賀進財棲諸山側毅然有志圖新惜不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七

能以董其事也乃向登科之孫名顯成而謂曰夫  
神有所依人有所禱無非爾祖之功德迄今嘖嘖  
人口矣苟坐視其陋而不爲之一葺甚非所以棲  
妥神靈而告無罪於前人者也子誠有志重修予  
雖不德亦竭力助緣以充其用其人應曰然願一  
新之久矣今幸爾贊襄敢不龍勉從事於是謀於  
本里生員褚麟趾督率勸募共成厥事歡然曰此  
義舉也願爲之相率勸募耳乃一倡於前而好善  
慕義者欣然和於後也不旬月而四方之財力致

之宇下者班班備也於以葺其傾頽新其圯墮廢者興而壞者舉其廟貌煥然一新矣是工也肇始於康熙四十年之春落成於是歲之秋助工輸財人等悉記碑陰以誌盛事於不朽

康熙歲次乙酉菊月

元帝廟碑記

李元法

五方之帝惟元帝爲獨尊蓋北極爲冥漠之上而帝君之諸神皆莫與比隆攷帝出山入山事蹟載之書者甚悉然九九飛昇三三誕降世人崇信卽寤寐食息亦恍若在上在傍無刻可以稍慢允矣神之最靈者石樓縣治北舊有元帝廟二楹堪輿家據風氣之說謂北方之神宜建北方以鎮寧居民理固然也歲久傾圮且奔走香火者日衆而狹隘難容不妨重修以增大其規模於是善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三

人信士羣聚而謀若梁育才鄭登雲甯承榮劉思忠賈明德諸人輸財捐貲鳩工其成厥事廟則砌石爲基礎固其外增二楹而三之前建厦棚三間樓屋一間中設萬年燈并采花取其深邃內則懸塑聖公聖母傍塑三十六天尊并十二元帥金碧輝煌一方偉觀且以元帝飛昇降誕諸靈妙事蹟繪之垣墻令拜瞻者益加謹凜於無旣嗚呼至靈之神安侑得地廟貌重新則茲方之人文增重生齒繁衍家殷富而人樂利爲神之福庇者豈淺

鮮哉縣人崇奉虔誠者亦當永永無忘神之嘉惠  
矣是役也肇工於天啟五年八月十七日訖工於  
天啟六年之春助工施財人等悉記碑陰以志盛  
事於不朽

元天廟增修殿宇行神碑記

許令譽

將爲造作補葺隳廢於久遠之後則必資捐助輦  
土石拮据手足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得其人  
修其廢際其時昔之所難今不辭其瘁矣石邑西  
門樓上建 元天上帝行祠歷有年所緣六十年  
季冬之初祝融播虐漢宮之栢梁被災燧帝施威  
魯殿之靈光皆燼士人目擊心傷不惜金粟葺而  
新之不旬日間而克成其事住持王子德銑但念  
殿宇巍峩而金容弗獲彩飾將何以妥侑 上帝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五

靈爽式憑也耶於是觸目感心虔誠叩化復增行  
神鸞輿一座蹻龍煥彩金璧輝煌不凜乎與

元天之威容相輝映哉是日工成王子屬記於余  
余勉強以應其請按 元帝降生靜樂國之日乃  
神農氏之末年長而慕道入山苦修感無極紫元  
君授以法要經四十二年而道果圓成

天詔下頒位隆北極世儒稽古未詳猥以靜樂爲外國  
遂有太子越海東游之語不知靜樂卽春秋所稱  
有麋之國如黃帝生有熊之國之類是也今均州

南有樂都村又東有靜樂王塋塚據古史仙傳靜  
樂國卽均州無可疑者武當記曰 元帝刻刻不  
離大頂無時不在南巖今我石邑南北兩廟香火  
甚重凡有所禱靈應如響迄今廟貌峩峩鸞輿燦  
燦安知 元帝雲車飈駟不暫離七十二峯而北  
遊我屈水平哉吾知斯舉也誠際乎時矣得乎人  
矣異日上蒼鑒觀高人輩出有若重陽祖師之分  
梨十化大振山門亦未可知卽指此地爲秦川之  
劉蔣燕觀之白雲誰曰不宜余濡筆而志其畧至

樂施之贖紳信士悉附碑陰以傳不朽云

重修旌賢院碑記

失名

縣治之北古建 元帝廟殿亭巍峩所以補一邑之風氣也廟之西有磚窰二眼舊係民舍高陵魚公來宰是邑自丙子而後三載饑荒魚公繪圖哀請發粟濟民救活數萬戶隣封饑民蜂起作亂民遭搶奪之害官受叅罰之苦魚公嚴行禁飭防患有方石人胥賴以安戊寅歲我

皇上下詔求賢

撫憲特疏薦魚公奉命登朝宁榮行有期至廟辭神爰集紳士謀之曰此廟住持羽流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七

乃清靜法門市居不雅余願捐貲修葺以爲道院爾邑人有向善者經理補修俾道人居此庶奔走香火便修設醮筵更便詎不美哉紳士庶民羅拜於地曰公誠盛舉也敢不惟命是從僉議魚公德政澤及神人洵爲良吏因名之曰旌賢院蓋謂此也邇來歲頗豐稔人有生色於是邑之紳士軍民張瑞璜梁岷張景曜梁峇薛宗秀梁塘鄭繼桓住持道人朱和璿鳴鈴募化量力輸資暫修磚窰三眼其院內基趾可容庭房三間厦房六間工程浩



大一時不能備舉其遺之同善者次第補修之  
但今輸財姓氏功不可泯例得附書勒石以誌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六

重修元天廟記

劉中柱

凡事之舉也必有所由舉功之成也必有所由成豈曰無所感而自動者哉獨是生人之情每惡勞而喜逸人情之慾恒貪得而厭施往往有餘於力者吝諸力餘於財者吝諸財求其修廢補墜輸貲奉神者蓋亦不可多得雖然維皇之誕降智愚厥有恒性善端之勃興今古固可同揆惟視乎人之心力爲何如耳若心無不摯力無不堅斯風氣自我而開難鉅自我而任又安有不舉之事不成之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九

功乎哉我石邑縣治北距五十步許舊有

北極元天廟稽古創建之意蓋曰北極爲天之樞號

爲鎮北

真武統轄天龍八部又曰治世福神兼

管人間禍福宜構之於北以鎮庇是一方也人居繞側廟踞通衢憶昔之時寧第金丹炳爍棖桷森嚴爲一方之巨觀哉迨肇造旣遠廟貌漸圯自明之萬曆十一年下逮於天啟五年間幾經重修殿宇墻垣輝煌如昨庶安享之有地也沿至於今丹繪罔加塗墍弗施幾爲風雨浸剝恐漸至傾頽適

康熙丁巳歲邑民糾首衆善人等目擊殘缺而毅  
然有志修葺亦恒性之所自動者也於是圖維募  
緣殷殷然以更新爲務遂筮期鳩工若正殿若穿  
廊若中樓與牌坊木石之腐朽者易之以堅磚甃  
之壘漏者飾之以新旣又因其簷前之隙地建修  
捲棚兩間而連其坊庶幾可以妥帝之靈爽悚民  
之敬信謂非事之有由舉功之有由成也哉是役  
也興工於梅月之始訖成於菊月之終其輸財經  
理張景暘等均不可泯故勒之石以勸後世之好

善而樂施者

重修玉皇廟碑記

李長敷

邑之北城舊有

玉皇廟其規模壯麗棟宇崇宏神像之金粧門壁之雕畫與夫臺階之整齊墉垣之高峻在在可觀歷年以來風雨漂搖爲鼠巢穴不無踈虞傾圮之患守府韓公謁廟至此觸於目而惕於心慨然曰

玉皇至尊無上之神也廟貌不崇何以光祀典祀典不光何以將誠敬可聽其踈虞傾圮如此哉集紳士軍民而公議之僉曰修廟事神祈福穰災此乃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三

功德美事孰不樂舉公曰余薄俸無幾財力不能獨任若夫人力盡在於我遂分派軍士各任職役運木石磚瓦者行伍秩然次第不紊於事神之中可以見公練兵之才焉且躬親倡率不憚勞苦因而將士之督責者維勤兵卒之奔走者恐後踴躍赴功於敬神之際可以見公強兵之勇焉時值夏末秋初大雨時行公率衆虔誠祝禱果停雨數日不遲久而厥功告成焉公又曰廟貌旣新門墻未飾此地與居民甚近能保雞犬之無出入童叟不

遊戯乎再命士爲興築之役陬陬登登未幾而百  
堵皆興煥然改新此其成功之速固藉紳士軍民  
之力而公之力尤多焉要非神之感應曷克臻此  
宜勒之石以示不朽其他姓氏悉刊碑陰

康熙四十五年歲丙戌五月

重修聖母廟亭併粧塑碑記

張瑞璜

世之議建廟議塑像議金粧者未始不言感應之說也凡遇工匠貲缺顏料價乏輒祈於神曰神其有感哉人其有應哉迨至落成勒石之際約費不過三五十金而合筭捐貲幾百餘金焉乃藉神靈而作生涯不自知媿反可嚶囑託索文於人曰此余之力也感應之說竟置之烏有卽人之受託而換者未嘗不譽揚之獎美之而不知衆論嘖嘖人入得而指之曰某某藉神度日也某某藉神起家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三

也此好爲善名者而惡彰焉此樂爲人譽者而毀著焉究何益之有哉余北街舊有石婆聖母廟創自大元至正年間明萬曆時增塑子孫豆疹二聖像廟甚狹臨時而進香火駿奔廟下者士女連肩非爲美觀此人情之所不欲而神其靈應也亦竒矣康熙乙卯歲秋七月時無雨忽然而廟址崩瓦木解神像傾倒人皆異之北方長者僉曰此神惡其隘而欲其廓也能上體聖母下洽人情者其督修之勿怠余友人梁于圻張佩環梁于選劉芳張

景賜俱躬任之而不辭曰余等何力哉不過仗聖  
母之感應而已惟經營出入是其責也至於富者  
施其財貧者助其力因而廟貌增廓矣神像增塑  
矣戲亭改其前後街坊易以木石皆神所默默而  
圖維者也余等何力哉不滿一載厥廟告成鄉人  
長者咸謂功不可泯宜以文鐫余曰余等無功何  
敢云計功况余且不文又何敢言文但其廟宇鼎  
新聖模閑雅實一方之偉觀哉何敢云此余之力  
與藉靈而作生涯者同遺臭於萬世哉祇自白余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七

等之心無私神聖之感應速云爾

康熙十七年歲戊午桂月

重修火神廟碑記

許龍見

聞之丙位之靈昭昭在天爲元都燄炎南方號稱  
火德星君在地爲燔燥必資黃輿烽烟率土貴賤托  
命近而華夏遠而海邦有不崇祀禱蒙神佑也哉  
是邑縣南有

火神廟創自先代其時廟貌軒翬 聖像粧嚴稱偉  
麗矣迨至崇禎年間屢遭兵燹廟宇傾圮 聖像  
毀壞於

國朝順治年管石樓營守備事陳朝用焚頂於廟曰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三五

嗟乎神靈攸棲亦至此乎爰捐俸修葺以申妥侑  
亦不過聊蔽風雨已耳延至于今廟宇神像仍猶  
明季之傾圮毀壞也

賜進士出身都司僉書管石樓營守備事彭良相率  
標下左右哨把總樊中興侯之喜發資修正廟三  
間樂樓拱峙而墻壁高屹 聖像輝煌如日月之  
增光較之前代鉅麗巍然不啻臨保神佑壯觀瞻  
而遂人望抑有以補風氣而振縣綱也其功豈淺  
鮮與邁前垂後所永願也當時工費浩煩捐資不



給本營管隊王有功竭盡心血募緣同心於康熙  
十八年六月十九日告竣於十九年五月初八日  
將各杼資財姓氏不可湮沒故勒石銘書以垂久  
云

重建洞樓金粧神像記

許繼昌

石邑東關廟有神樓一座跨街而峙上奉

北極元天文昌帝君二聖下係磚洞合邑通衢來往  
絡繹之區柰歷年久遠石欹磚頽棟崩甬裂行人  
過之惴惴焉以覆壓是懼一方人士於康熙甲午  
秋同議公修乃僧官文緒任厥工不憚勞瘁日夜  
苦募下建磚洞上豎神樓補塑 聖像金碧交輝  
神人胥悅其規模較前弘廓茲當告竣爰弁數語  
於其石庶使後人知修葺之由來不沒文緒勤勞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三

之意云爾是爲記

康熙庚子九月

五龍廟開墾荒田記

許令譽

石邑之南疊峭而窪有荒地一塊其畝不過數十  
竒縱馬放牛芻牧地之歷年不知凡幾而總名之  
曰荒田者是邑人懷之欲與家慶福念 五龍廟  
伺奉五方龍神膏澤下民有禱必應而致令香火  
絕於住持冷落不勝悽慘荒涼之嘆意欲開墾少  
補養膳奈好事難成幸值乙未歲二月朔龍神大  
會我邑侯韓公詣廟拈香歎等請命開墾靡不稱  
善隨具公奠 暨西嶺伯王神廟廢地一時同祈開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三

墾象北開墾 柳廟舊基廢地養贍香火誠屬美舉  
准着住持攝種並賜株點恩准開  
墾不數日而得禾稼豐穰之  
區美哉誠一時之盛舉也可本澤而無聞久而寂  
寂耶且夫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  
傳而傳等二二人者實非圖彰美於前傳盛於後  
不過記而誌其時誌其地誌其人實誌我邑  
侯韓公之德兼潤濟功垂千古於不朽也云爾

康熙五十四年暑月

修西門元帝廟碑記

袁學謨

余丁未九月奉

特簡來宰石邑見城垣荒圯學宮倉廩久未修葺縣堂衙署危若巖牆諸廟宇多傾頽閱四城惟西門石壁崩裂有不可旦夕之勢余心焉憂之遡其故蓋自故明崇正五年慘遭李寇屠戮咸陽一炷盡成灰劫其幸存者十之一二已百年於斯矣後之官斯土者催科撫字不暇奚暇補葺爲也歲戊申同邑紳士軍民里老商所以補救修建之策衆踴躍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樂就其舉余捐資爲首倡邑之好義者咸贊勦之一年而縣堂衙署更新一年而關帝廟南城路改建又一年而隍廟文昌宮倉廩皆次第煥然畢舉惟西城門上建元帝殿旁列火神廟門洞窄小行旅出入維艱磚石縱裂垂危若絲履其門者咸惴惴傾覆是懼幸叨神之靈突於庚戌歲九月某夜城門土石崩塞居民不能出入其上之廟宇神像安然未有搖動向非神靈默護安保吾民出入之不遭傾壓也噫日冲而大裂則斃

其下者不知凡幾有司亦莫之救焉甚矣 神之佑吾民也如此吾豈可無以妥吾 神耶時邑之紳士人民陳英猷王化美王致中任用梅等爲糾首余樂捐俸一時湊備二百餘金卽大擴其門洞較前高三尺寬五尺深一丈上建殿宇三大間外豎屏牆路逕平厰儼若金城之固額其門內曰紫霞所以迎西來紫氣也外曰文澤以門之外是歲瘞饑難民枯骨衆悉捐資王生諱化明化美昆季捐地余率衆置祭田體西伯遺意是以文澤名其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二

門也門成而 神之廟宇尙未丹雘 神之金身未經粧飾倘一旦終止是 神之佑吾民也厚而吾民之事 神也不猶薄乎且是 神之由來更異於衆神聞邑之耆老曰百年前龍台村 六帝廟將傾 神卽順河而下乘流至西城外大聲疾呼居民驚視之 神巍然坐立中央金身玉體無恙衆卽建廟西城上以崇祀之每祈禱必應 神昔因廟之圯而喬遷今知門將傾而卜夜其靈爽在天福澤在民不大彰明較著耶陳生英猷王生

化美等猶欲糾募衆人以光大 神像殿宇衆咸  
欣然捐金助粟共勦厥舉由是功德成廟像聿新  
諒神之佑吾民又不知更何如也余六載斯城勞  
心民事亦云苦健昔人事神治民兼而致之余曰  
事神正所以治民也倘石邑再假余數年悉舉利  
吾神與民者靡弗興害者靡弗除修殘振頽大有  
造於是邑余之願也 神與民永樂觀其成矣是  
爲序

雍正歲次壬子正月

石樓縣志

卷之七

碑記

三

